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爲上德 用民 適威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義也所有餘者妄苟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潔白清廉中繩愈窮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兔要夏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也

畢云莊子注卷捲用力貌

葆力之士也以舜之

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畛畝之中而游入

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

淵

蒼領莊子作清冷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

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

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

辱也

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

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
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
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
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
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
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
募水

募水名也莊
子作廬水

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

合之外人之所不能窺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
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執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

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卻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高唐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餘子當其馬前而問之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也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尙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濟入也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

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袖

也。綯。

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劒室從

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

闔生案徒乃也。莊子今徒不然。

終夜坐不自快明日

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離俗覽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不敢遠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

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
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
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

公上過子墨
子弟子也

公上過語墨子之義

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官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
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
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
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
於賓萌未敢求仕

賓客也
萌民也

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
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

雖於中國亦可

畢云義翟
之翟讀難

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

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

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
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
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
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者國生案爲讀去聲將皆依
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天下撓撓弱遂伏劍而死王曰請
成將軍之義乃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
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鄣岐之廣也鄣湯所居岐武王所居也萬
國之順也從此生矣荆之爲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
鄭襄州侯之避矣而今猶爲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
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畢云卽石渚其爲人也
公直無私王使爲政道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

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官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爲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會稽之險不能障矣闔廬之敎孫吳之兵不能當矣故古之王者德廻乎天地通迴澹乎四海澹之也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思不臧虛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

澹之云者以澹爲聽畢氏妄議之

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之謂順情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識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

作樂金舜
踴在後

其猶此乎

此一作上

其臧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爲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

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麗姬易之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嘗人

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冝自釋

釋理也

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

不甘遂以劒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

而捕池魚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之鄭鄭文公不敬被瞻諫曰臣聞
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
聽去鄭之荊荊成王慢焉去荊之秦秦繆公入之納之晉也晉既定興師攻
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
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鏹而呼曰三軍
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
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
於文公也故義之爲利博矣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陽城君令
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荊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
城君與焉荊罪之陽城君走荊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
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

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畢云句上當有二人字闔生案畢說非也上襄子文百八十爲句三人下屬三乃二之誤耳欲反死孟勝於荊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畢云當作不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可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爲三萬五萬尙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爲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

王云倒當爲到說文到刑
也史記韓世家到是出兵
以到之到訛爲到是其例
羣書治要引此作到而投
之谿水谿瀾形近而譌
元以爲汝南思善之難水
誤矣

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
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充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
無不用矣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
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卻之賞罰有充也莫
邪不爲勇者興懼者變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
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
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
猶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
不可察之本畢云少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管准宋人有取道者其
馬不進倒而投之灤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灤水如此者
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

此譏秦之賞罰不當而徒積威民不爲用

秦以驕主御罷民力已極而用之不止勝廣之所起也

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所用而不可得若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好畜有讎

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有讎而衆故流于澠禍及子孫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今世之人主多欲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有其形不可謂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無之論不可不熟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

此傷秦法之苛煩

爲讀僞畢說誤

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爲教而過不識識過責數爲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而非人不從之也巨爲危而罪不敢不敢登其危者而罪之也重爲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罪之也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一作准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一作畢云當

困而身爲戮極也不能用威適適宜子陽極也闕生案二字衍好嚴有過而折

弓者恐必死遂應獬狗而弑子陽極也子陽鄭相也好嚴猛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逐狗而殺子

陽極於刑之故也周鼎有竊一作窮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夫無欲者其視爲天子也與爲輿隸

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其視爲彭祖也與爲殤子同天子

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輿隸至

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

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亂猶難也畢云

扶木即蟠木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卻也晨寤興務耕疾庸櫟櫟古耕字畢云

闕耕字已見上爲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